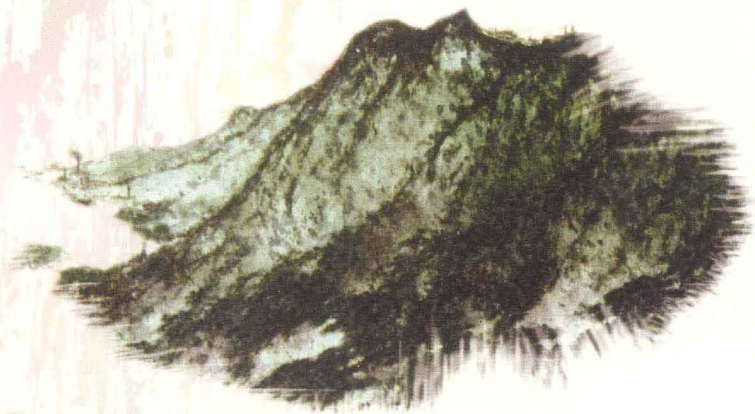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第八辑

XINSHIJI JINGLAOFUSHAO WENXUECHUBANGONGCHENG SHUXI DIBAJI

淘金传

孟宪奎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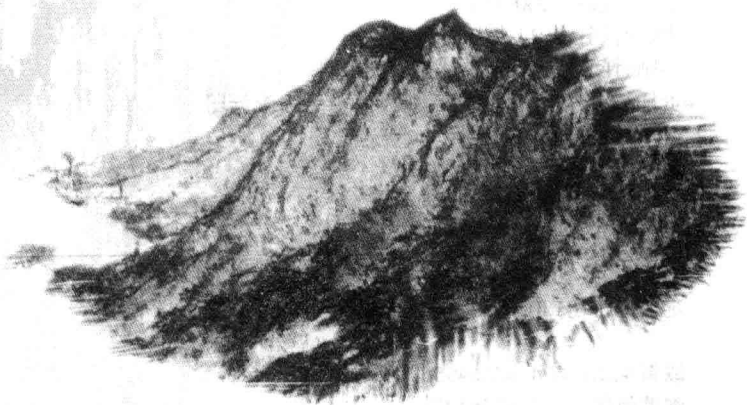
沈阳出版社

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第八辑

XINSHIJI JINGLAOFUSHAO WENXUECHUBANGONGCHENG SHUXI DIBAJI

淘金传

孟宪奎 著

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淘金传 / 孟宪奎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2011. 3

(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. 第 8 辑)

ISBN 978-7-5441-4500-8

I. ①淘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5401 号

出版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印刷者: 沈阳市第二市政公司印刷厂

发行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60mm × 230mm

印 张: 106

字 数: 120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1 年 3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 莉 张 旭 王春芳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石佳颖

版式设计: 姿 兰

责任校对: 贾一泉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500-8

定 价: 120.00 元 (全五册)

联系电话: 024-62564956

邮购热线: 024-62564928

E-mail: sysfax_cn@sina.com



孟宪奎

1943年6月生于沈阳市新城子，1958年考入沈阳74中，1960年到黑龙江省乌拉嘎金矿局工作，1985年到辽宁省开原市国营金矿任副矿长，2003年6月退休于辽宁省黄金管理局。

多年来，凭借本人对文学的爱好，一直坚持创作，笔耕不辍，创作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二人转、小故事、小笑话等作品。曾被《伊春时报》聘为特邀记者，《中国黄金报》通讯员。

由于本人十七岁从事淘金行业，当年同一些经历过日伪时期的老淘金者共同生活、工作多年，听他们亲口讲述当亡国奴的悲惨遭遇，致使作者历经十一年，翻阅众多资料，利用淘金这条主线把当时的种种事件通过本书呈现给大家。

安息吧

日伪时期乌拉岛金场死难的矿工们

安息吧

修筑金一鹤警备道惨遭杀害的“军援队”抗日战俘们

目 录

第一章	001
1 出 夫	001
2 迷 山	010
第二章	026
3 遇 救	026
4 万山趟子	034
5 养 伤	038
第三章	054
6 南龙卡	054
7 北门关	060
8 阿鲁廷河	071
第四章	078
9 苍山如海	078
10 进 沟	090
第五章	106
11 日伪接收	106
第六章	132
12 吉泰公司	132
13 分 段	143

第七章	157
14 淘金开端	157
15 豪 夺	170
第八章	181
16 初 袭	181
17 军援队	194
第九章	209
18 官水盆子	209
19 九月雷	221
第十章	233
20 探矿队	233
21 溜房檐	244
第十一章	254
22 老钱柜	254
23 冬 碛	266
第十二章	276
24 对 峙	276
25 五月初七	287
第十三章	301
25 换 马	301
第十四章	323
26 亚健之死	323
27 逃 亡	335
第十五章	348
28 瘟 疫	348
29 生命之爱	361
第十六章	378
30 麻雀与鬼王庙	378
31 封 沟	391

第一章

1 出 夫

一九三九年初冬的黑龙江，原野一片枯黄。往日浑黑的江水，此时变得如绿如蓝，像条宝蓝色的彩带飘向远方。宽阔的江面上灰蒙蒙的，说不清是烟还是雾，愈往远处愈浓。下午的太阳有气无力地照射在江面上，大江显得异常空旷而无限凄凉。

然而，孩子们却是无忧无虑的。也许是入冬以来江水下降的缘故，江边让出大片宽平的沙滩，成了孩子们可以尽情玩耍的天然运动场。十来个衣着破烂的孩子，冒着刺骨的江风在沙滩上追逐蹦跳，时而捡起应手的卵石向江心抛去，似乎在比拼看谁能抛到对岸。他们像群脱了缰的儿马蛋子一般，只顾撒着欢儿地追逐和嬉闹，简直忘了饥饿、忘了寒冷，似乎也忘了时间的流逝。不知是谁喊了声：“回家喽，吃饭去了！”他们这才结束嬉闹并你追我赶地窜上江坎子，跑进柳林里，扛起各自早已捆绑好的干树枝，向村子里一阵风似的跑去。

白森森的太阳已经衔山，江边的小屯儿渐渐地隐没在群山的阴影之中，只有炊烟形成特有的暮霭，昭示着这里是座有人居住的村庄。

这个小屯儿只有三十几户人家，除了村南头有三间比较像样的

正房外，其余全是低矮的马架子房。三间正房的门前戳着一根扒了皮的松木高杆儿，杆头上挑着一面膏药幌子似的日本旗，其实占领者并没强迫非挂他们的旗帜不可，而是本屋主人独自想出的拍鬼子马屁的傻巴主意。他的这招儿竟挺灵，果真博得日本人的欢心，堂而皇之地被封为本村的村长，成了日寇死心塌地的追随者。别看村长这个针尖大的够不上品级的“芥末”官儿，可能直接跟日本人说上话，用当时一句最时髦儿的话来说，“也够打腰提气的了”。这就是本村村长周大下巴的住所。

这个村是日本开拓团新近从内地骗招来的“开拓民”的住地，暂时还没有正而八经的名字。像这样的村屯本县共有三四十个，大致沿着江边一溜长蛇阵似的排开，县城以西二十几个，城东也有二十来个。管这样的屯子开拓团暂时命名为“班”，从县城往东排一班、二班、三班……到这儿整整十八班。因此，这个小屯儿就叫“十八班”了。本县除了以上的大班，还有不少不上数的零星小班，比如两个跑腿光棍汉合伙盖了一栋马架子房，开几亩地，就给起名叫“二人班”。再比如有家院子里有盘石磨，便给起名叫“磨盘班”。更让人发笑的是有家屋檐挂条牛尾巴，也就给命名叫“牛尾巴班”。总之，像这样的散班挺多。其实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打算，这里待垦的土地多得是，反正还往这儿陆续移民，人一多早晚会成大班的。日本人不仅从被占领的东三省移民，还从自己的国内往这儿迁民，和中国人一样开荒种地打粮食。只是他们本国的人多半集中在交通比较便利、其他条件也都好的地方，这就是侵略者妄图永远霸占中国和实现“以战养战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更深的含义是把整个东北变成“大和化”永远成为大和民族的栖息地。

孩子们进村之后，各奔自己的家门，有个比较大点儿的孩子，看样子也就十四五岁，他家住在村子的紧北头。到了家放下柴火，便拉开屋门急慌慌地走进去。说起马架子房也许好多人没见过，要考察一下房屋的建造史，大概属于最古老最原始的那种了。这种房子虽说也是草泥搭盖而成的，但整个屋墙却很矮，从屋檐到地面仅

三尺来高，好像挺普通的茅草房被割去了下半截。由于两侧的墙太矮，只好在房山头留窗户和开门，进屋伸手就能摸到房椽，跟住在城里的阁楼差不多。东北的农户都搭对面火炕，正好把炕搭在屋子的两侧，也正是屋顶坡度最矮的地方，反正睡觉能钻进被窝里就行呗，如果穿衣服或干点啥，从炕上出溜到当地才能直起腰。人们的活动全在屋子的正当央进行，即碰不到脑袋又能转开身子。从结构简单，建造省工省料和保温的角度看，这种房子倒挺科学。只是只有穷人才住这种房子，鬼子和汉奸及有钱人倒找几吊钱都不住。

这家人姓曹，孩子的小名叫柱子，大名叫曹俊山，村里人都喊他小名，大名反倒没人叫了。柱子的爹叫曹志恒，是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。此外还有妈妈、奶奶和一个刚满三岁的弟弟，全家老少五口人，全都挤住在这栋低矮的马架子里。

进屋后，房子的紧里头是堂屋，外间是厨房，中间没有隔断，一溜直筒看得挺清楚。屋子里除了几件粗糙家具和破烂的被褥之外，就啥都没有了。此刻的柱子妈正在灶前烧火做饭，锅里刚冒热气，看来离饭熟还早着呢。屋子的正中间点着一盏如豆的小油灯，奶奶在昏暗的油灯前，一边喘息咳嗽，一边用羊草在绑扎着什么。三岁的弟弟二柱浑身一丝不挂，光着屁股围着奶奶转来转去，看哥哥来了伸出小手要哥哥抱。柱子紧忙用手阻隔，他怕刚从外面进来身上太凉冰着弟弟。弟弟却急着一边往前扑一边喊：“哥，我要穿衣服，我也到外边去玩儿。”

弟弟要穿衣服，哪来的衣服给他穿哪？全家五口人只有三条裤子，妈是家庭的主妇，里里外外地侍候一家老小，没裤子是不行的。爹是家的主要劳动力，也不能没裤子。柱子今年十四五岁了，光腚出去不成体统，妈缝破连烂好歹给他对付一条。奶奶的裤子早就不行了，她患有老年哮喘病，整天出不了屋下不了地。白天围着破被往炕上一坐，把她的那条破裤子今天撕一块给这个作补丁，明天撕一块给哪个作补丁，早把裤子撕成破裤衩子了。他们这样的人家在村子里还算富有的呢，有好多家两口人只有一条裤子。爷们出

门爷们穿，女人外出女人穿，就这样的一条裤子还早已千疮百孔的，勉强遮遮羞盖盖脸儿也就对付了。妈常对奶奶念叨：“妈，快放更生布了，领来给您老做一条吧。”奶奶说：“一人一年才配给一尺半布，够做啥？你们年轻人要出外干活的，给你们做吧，我这七十来岁的老骷髅棒子还活个啥劲儿呀？”布是领来了，这是一种什么布呢？经线粗纬线细，穿到身上粗粗拉拉，上山一刷就开花。原来是纱厂用飞花和下脚料织的，美其名曰：“更生线儿。”这种布的面幅窄，全家领来七尺半，妈横约竖量怎么也不够做条裤子的。最后还是奶奶给出的主意，趁早撕成一块块的，谁的裤子破了就往谁身上补吧。

柱子见奶奶捋着一把把的羊草，吃力地拧过来拧过去，不知在绑扎着啥玩意儿，就问：“奶奶，你拧什么呢？”奶奶说：“拧个草囤囤儿，眼看天一天比一天冷了，二柱整天光个腚怎么行，晚上有你妈搂着，白天就钻进囤子里去，冻不坏就行呗，管啥好孬呢？唉，对付着往前凑合吧。”是啊，往后还要下雪，还要数九，这个冬天可怎么熬哇。大部分人家连窗户纸都没有，白天黑夜挡个草帘子，这东西虽然能挡风可拢不住热气儿。还有连床被都没有的，晚上炕能烧热，躺到炕上盖点羊草，第二天早起一看，草上一层白霜，长此下去可怎能受得了哇？

屋门轻轻响了一下，进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瘦小的身躯，脑后拖着根独辮，模样长得挺俊气，身上穿件也是千缝万补的百衲衣。她在柱子妈的身后略微站了一会儿说：“大娘，你家还没吃饭哪？”妈隔着雾气朝后看了一眼说：“是小梅呀，你吃了没？”“吃完了。”“吃这么早？”“早晨剩下的，热一热就行了呗。”小梅是隔壁马二叔的独生女儿，马二叔的大号叫啥柱子不知道，二叔是爹的好朋友，今天和爹一起上县城背粮食去了。县城离家一百二十多里，当天回不来，最快也得两三天。

开拓民全是一些破了产的农民，有的房屋或土地被鬼子占去修机场、修兵营或建工厂，有的受不了地主、汉奸、官相儿的盘剥，

想远去他乡寻找生路。正赶上鬼子成立开拓团，领受任务的汉奸、狗腿子们油嘴滑舌到处游说：“开拓的那地方太好了，土肥得一踩直冒油哇，种什么长什么。弄根锄杠插到地里都能长叶开花儿，都神透了。开出的地三年不出荷，五年不纳粮，开荒的时候大米白面管够造，全是从日本国拿火轮船给运来的。”把个黑河沿儿夸得天堂一般，很多人被说活了心。

对这套当然也有不相信的，柱子爹就是一个，曹志恒虽然做了半辈子庄稼活儿，但幼年曾到先生那儿读过几年私塾，在农民当中也算得上粗通文墨的了。他生性耿直，最看不惯给有钱人溜须拍马、阿谀奉承之徒。立志要学好庄稼活儿，用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过起来。哪承想，连年战乱天灾人祸，日子越过越紧巴了。他有个爱看闲书的习惯，说是毛病也可以。只要有书，不管干多累的活儿，有空闲就看起来没完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柱子就沾了爹爱读书的光，见爹看得津津有味他也要看，五岁那年爹就教他识字，等长这么大虽然没进过正规学堂，居然也能看个“唱本”或写个信什么的。曹志恒凭读书人的头脑琢磨着，既然北边那么好，他们怎不去？按说那都是些惟利是图的家伙，有好事儿自己不钻营却起劲儿地鼓动别人去，十有八九不是“好曲子”。再一看，这些天催租的、逼债的，闹腾得特别欢，简直拉屎都不容你解裤带。这不过年也不过节正值青黄不接之际，催租逼债似乎不合常理。如果把此类现象跟开拓民联系起来却又好解释了，明明是让人家倾家荡产硬往开拓民的道儿上逼呀。其实，还有一层他没琢磨透，鬼子有规定，动员走一户给十元动迁费，每去一口人给五元安家费，这些钱老百姓压根不知道，全让招人的大柜给独吞了。就为这点昧心钱，凑足日本人需要的数目，这帮家伙使出种种手段，千方百计地把人逼得走投无路，人们只好硬着头皮往他们摆好的“窟窿”里钻了。十八班这个村的开拓民几乎全是一个地方来的，最远也不过十里八村，细唠起来还都能攀上点儿亲故，足见那地方的二鬼子和招人的把头们折腾得最欢。

他们是夏天拖儿带女带着简单的农具，还有几家带着牲畜和车辆，满怀美好的希望从省城被押上船的，下船一看满目荒原，房舍屋宇啥都没有，领工的把头把他们带到一个事先钉好木头橛子的地方一比画说：“这就是你们的家了，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，随便住吧。”说完便扬长而去。人们顿时傻了眼，直到这时候才明白，他们全都受骗上当了。到了这步田地，简直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为了活命只好砍树割草，先搭窝棚安顿下家小，再去寻找能吃的野菜充饥度命。然后再你帮我，我帮你地砍树盖房子，一直忙到老秋，开拓团才来通知，说是配给粮食了，但得自己出人到县城去背。给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只有一个品种，此物学名叫“马铃薯”，俗名叫土豆子。给的方式也特别，一次只给五十斤，多一斤也不给，县城到班上往返二百四十多里，背回五十斤土豆子。除了路上吃的到家还能剩多少？老人孩子多的人家就更苦了，即使天天去背也供不上吃，因此，自打配给以来，全村的人几乎成天净鼓捣这玩意儿了。

006

北边的天气冷得早，八月节前就开始上冻，小山一般的土豆堆谁给你盖呀，干脆就发冻的吧，自打那以后就整天吃冻土豆子了。土豆这东西挺娇性，一冻弄到锅里蒸不熟煮不烂，揭开锅黑乎乎的像马粪蛋子，闻着酸哄哄的让人直发呕，吃这东西一顿两顿还将就，天天顿顿吃，人就受不了了，坐在家里的人整天饿得头晕眼花。背粮上路的人就更苦了，开始的时候起点早贪点黑，二百四十里路两天就能打来回，后来人们三四天也到不了家。那时候没修公路，哪有正经道哇？钻树林子过草塘，有的地段泥水一陷就没膝盖深。人们的鞋脚袜子早没了，上冻前只好打着赤脚在泥水里蹚来蹚去。这里是高寒地带，不论冬夏泥水都扎骨头凉，两脚刚伸进去，腿和脚冰得通红，后来渐渐麻木了，连冰带泡很快就清虚虚地白，一点儿血色都没有，比死人的脚都难看。上冻前被秋风一吹，浸泡过的皮肤裂出一道道的血口子，一碰钻心地疼。上冻后虽说不蹚泥水了，可是没有袜子和鞋，人们捡到什么就往脚上缠什么，比如洋

灰袋子麻包片，草绳子树皮羊草辫儿。要是碰上死猫烂狗简直成了宝贝，撕下皮往脚上就缠。这个地方自古人烟稀少，哪有那么多东西供人们寻找哇？实在找不着就只好光着脚板在冻得邦邦硬的地上行走了。

虽然每人每趟只背五十斤，可千万别以为分量轻啊。刚背到身上确实不觉怎么沉重，路途一远身上的东西就变沉了，简直像“千斤坠儿”一般死死地压在身上。拉车或许有个上岗下坡儿，多少能缓缓劲儿。背东西可没这个便宜，上坡多沉下坡还多沉，少背一步都到不了家。起先人们还能保持晓行夜息的生活规律，后来从卡子口领出冻土豆往家走，累了就躺到路旁歇一会儿，困了睡一会儿，饿了摸出冻土豆就啃。管什么黑天白天，管什么生的熟的，一想到嗷嗷待哺的妻儿老小，有点儿力气也得往家挪。有的人实在站不起来，干脆驮着袋子往家爬吧，爬着爬着就栽歪到山道上，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县城东西二百多里的山道上，躺在路旁骨瘦如柴的尸体到底有多少，谁也数不清。背粮的人自离开家门之后，老婆孩子便悬着心倚门相望，如果到第四天还没回来，全家便哭声一片。不用问，准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。日本人渐渐地感到让开拓民就这样死去似乎不合算，因为还没开荒种地打出粮食，更没给帝国效力呢。为了让这些人活下来，决定每人每月增加五斤橡子面，每户发一双“水袜子”鞋。当时东北全境的劳苦大众全吃橡子面，哪来那么多橡子果呢？原来日本人把中国的大豆运回国去提取某些工业品，再把残渣掺点橡子磨成面儿，运回东北给中国人吃。至于它的营养价值如何，开拓民们是无法鉴定其中的蛋白质、脂肪的含量有多少，只知道吃起来又苦又涩，干粮掉到地上连狗都不希闻。人们一个个直吃得浑身浮肿带没劲儿，肚子发胀还拉不下屎来。尽管如此，还得感谢“天皇”的恩典，总算吃到用火轮船拉来的异国“洋面”了。

小梅家只有爹和她，母亲早年去世，父女二人相依为命。马二叔去背粮，留下女儿不放心，让小梅每天吃完晚饭到柱子家跟柱子

妈睡在一起，等二叔到家再回去。今晚小梅又来了，看到饭还没熟就帮柱子妈烧了阵子火。柱子妈刚要揭锅往外拿饭，忽听门又一响，这回来了个大人。来的是本村的村长周大下巴。这个人没事儿根本不到乡邻家串门，看来准是有点儿啥勾当。

柱子妈赶紧迎了上去，满脸陪笑地说：“大叔哇，您老请里边坐。”周大下巴手里拿根大烟袋，来到炕边刚坐下，柱子妈接过烟袋往烟锅里装满旱烟毕恭毕敬地递过去，并划着火柴给点着问道：“大叔，您老有事呀？”周大下巴深深吸了口烟，扭过身子伸长下巴往地扑唧一声，鸭子蹿稀般地吐出股长长的唾沫才答腔：“志恒回来了吗？”“还没有，今天早晨刚走。”周大下巴的下巴颏其实并不大，只是有点“兜齿儿”罢了，今年也就五十多岁的年纪，跟村民们说话总拿腔作调，摆出一副首脑人物式的架式，撇撇拉拉地挺傲气：“日本人要在咱村建村公所和维持会。咱们这是第一国境，封江前还要建警察所和江防小队部。上边派下来了，让咱村明天出三辆车到山里拉木头，你家得出夫！”柱子妈一听出夫就说：“你大侄子没在家，等他回来下次再出吧。”周大下巴一听把下巴一伸说：“下回？哪回也少不了你家。”他指了指柱子说，“你家有这么大个小子，不够整夫也够个半拉子，干不了重的还能干点轻的。”柱子奶奶一听这番话，周大下巴是属“线儿蚂蝗的——还叮上了”，她在炕上接过话茬儿挺吃力地说：“他大叔哇，咱们都是一块土上来的，这大点儿的孩儿你就忍心让他出夫？你高高手儿让我们过去吧。”周大下巴皮笑肉不笑地嘿嘿两声说：“老嫂子，常言道‘好爷护三村，好狗护三邻’嘛。我也不忍心让孩子去，可这是日本皇军派下来的差，谁敢不去？再说，咱们村有几个能出得去的劳力？不是病病歪歪就得背粮食去，不找几个应付应付是不行的。我看还是去，闹不好落个反满抗日的罪名，搁谁也架不起！”周大下巴连蒙带唬，一句话就是非去不可。奶奶和妈妈还想央求，柱子知道周大下巴这家伙，历来都属“江北的胡子（土匪）——不开面儿”的，再央求也白费，他就推推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去，我什么都能干。”周大下巴一听乐了，

他满意地夸赞道：“好小子，真像你爹。长大了一定有出息。明天早点起来，到我家门口聚齐，由你秃子叔带你们上山。”柱子妈一看是非去不可了，就问：“到底什么时候动身？我好给孩子准备点吃的。”“鸡叫三遍就走，别忘了带三天的干粮，约摸这趟三天就能回来。”周大下巴见事儿已谈妥，站起身往外就走。

送走了周大下巴，全家开始吃饭，不用打听揭开锅全是冻土豆子，锅帘子上馏着两个黑乎乎的橡子面掺土豆做的窝窝头，这是专给奶奶和二柱做的高级食品。往常奶奶总是要土豆吃。柱子妈说奶奶身体不好，吃窝窝头吧。奶奶却说争了大家的口份不忍心。婆媳之间经常是你扯我拽的，今儿个奶奶先发话了：“柱儿他妈，快把土豆端过来吧，明早柱子要上山，还要带三天的干粮，有啥可拿的呀，把窝头留给他路上吃吧。”柱子妈一听也觉挺在理儿，只好喃喃地说：“那您老……”“快端过来吧，啥你呀我呀的。”奶奶的话把全家逗乐了。虽然吃糠咽菜的贫寒之家，但老少相敬和睦，竟也算得上充满温馨的天伦之乐。

夜深了，柱子妈还在油灯下为柱子缝补衣服和鞋袜。一个小小的人儿第一次离开家，到几十里外的大山里干活，当妈的心能放得下吗？她一点儿睡意都没有，缝一阵扭头看看熟睡中的柱子，这大点儿的孩子就要进山放树，跟大人们满山跑，能吃得消吗？她仿佛看到柱子抬着木头，拉着绳子，龇牙咧嘴一步一个前失，一步一个跟头……心里一阵把抓似的难受，泪水含在眼圈里直转悠，看不清针脚了。她甩把鼻涕，泪水顺着腮帮子往下流。柱子妈又缝了一阵，听听鸡叫两遍了，放下手中的针线，轻手轻脚下地，走到厨房那边掂了掂篓子里的橡子面儿，一狠心全都倒到盆子里，和好面点着火，足足捏了一锅窝窝头。等锅开之后，她轻轻地把柱子摇醒，让他起来穿衣服。这时候，奶奶坐起来，其实老人根本没睡，只不过闭目装睡罢了。她的心也和柱子妈一样只是没流露出来，怕惹得儿媳过分难受。老人挣歪了好一阵，从身上脱下件棉坎肩，递给柱子说：“把这个穿上吧，省得路上冻着。”柱子一看这还了得！这是

奶奶唯一御寒的东西，从他记事起奶奶一直穿着，冬天从没离过身，自己穿走了奶奶可咋办？因此他说啥也不接。奶奶把脸一沉说：“傻孩子，黑更半夜的不多穿点儿怎么行？再说还要在山上打小宿儿，比不得在家有房子有炕。那荒山野岭的，冻坏了可是一辈子事儿。”柱子妈听奶奶说的对，也催柱子穿上。常言道“恭敬不如从命”，柱子只好乖乖地把坎肩套在身上。临走时奶奶哽咽着说：“柱子过来，让奶奶看看。”她把柱子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该缝的缝了，该补的也都补了，这才满意地点头说：“柱子，今儿个是阴历九月十二，还有三天是奶奶的七十整寿。奶奶盼着你，回来好给我磕个头。”奶奶颤颤微微的几句话，柱子听了心里比刀搅的都难受，泪水禁不住吧嗒吧嗒往下掉。奶奶是年暮之人，一时抑制不住，哇地一下哭出了声。老太太一带头不要紧，柱子妈也跟着哭了起来。瞧这一家子，是生离吗，是死别吗？全家竟像再也见不着面似的，哭得难解难分。

2 迷 山

木轮大车的铁圈轧着冻硬的土地，发出叽哩咣当的响声，现在离村子已经挺远挺远的了。柱子记得，刚离家门的那阵子，多半个月亮离西山还有一杆子来高，地上照得通亮，天边的山岭雾气沼沼能看出灰蒙蒙的轮廓。套车的时候，周大下巴的外甥徐三秃子嘎嘎直甩响鞭儿，粗门大嗓一个劲儿地紧吵吵。今天他是领工的负责人，因此把神气和威风一个劲儿地往外显摆。他那挂车，驾辕的是匹瞎了一只眼的儿马，拉套的是匹骡子和一头大灰驴，三辆车中属他这辆最棒，因此车刚一动弹，柱子就想往上爬，柱子妈拽了他一把，柱子没明白妈要干啥。柱子妈指了指张老五那辆，伏着他耳朵说：“坐五伯那辆，他的车稳当。”柱子一看打心眼里不乐意，那辆车可太破了，驾辕的是头老牛，拉套的是两匹又老又瘦的瞎马。常